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  
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爲去聲糞古本作撲後省帚  
之手反袂迷世反拘古侯反

扱許急  
反音吸

吳氏澄曰以帚掃地除去塵穢謂之糞

陳氏澣曰糞除穢也少儀曰掃席前曰拚義與糞同  
呂氏讀扱爲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聚今  
以收斂爲義則吸音爲是

姚氏舜牧曰古人于幼學必教之洒掃應對進退非假是瑣細者以重勞之也凡人之心自幼至長以漸而肆于幼不知檢飭其長也矜驕倨惰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知其然故于幼學獨加謹而豫養焉蓋教之敬謹使日習而安而驕氣浮心之不作也看爲長者冀之一段如何小心如何謹慎非誠意正心之根柢而何故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卽聖學之始事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教子弟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始

朱氏軾曰加帚箕上者掃穢入箕旋以帚加箕上以

蔽其穢用一手拘捉箕稍退而復掃如此則塵穢之氣不及長者惟加帚故塵不及又拘之法必以箕自鄉扱讀如字卽拘執也以袂猶言以手古人衣冠整飭無以袂障塵之理

姜氏兆錫曰糞除穢也少儀掃席前曰拊義同言初掃箕往時將帚置箕上以兩手持箕也拘障也言掃時則暫釋箕一手捉帚一手以袂拘障於帚前且掃且遷令塵遠於長者也言掃畢則又以箕自鄉斂取糞穢而不鄉長者也 又曰王氏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

之禮學者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體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麤徹上徹下卽是理愚按程子云灑埽應對進退直是上達天德王氏此條蓋發明其義也 又曰此章言糞埽于長者之禮

方氏苞曰按少儀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此曰爲長者糞則席前也拚席不用帚加於箕上示不用也少儀拚席不以鬣卽此篇所謂袂拘而退也執箕膺搗卽此篇所謂以箕自鄉而扱也其義相表裏但據少

儀則凡拚席皆然據此篇則專用之長者所傳微異耳 鄭任鑰曰加帶於箕上者始進兩手奉箕以爲恭也繼則置箕於地一手舉帶一手舉袂以拘塵終則弛袂一手取箕一手舉帶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

奉芳勇反  
橋居廟反

陳氏樸曰少爲長者橫奉其卷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橫也

朱氏申曰衡權衡也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

芮氏城曰席通臥席飲食之席而言橋鄭曰井上桔

棹孔曰衡橫也捧席之儀左昂右低其形如桔槔之橫蓋舒席之設則上首下尾卷席之奉則昂左低右皆貴陽而賤陰陳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誤也然亦常時布席則然非禮席也

姚氏際恆曰橋鄭氏謂桔槔未知是否陳可大以橋梁之橋成容若駁之謂古稱梁不稱橋是也

朱氏軾曰陳註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較舊註直截席兼坐臥二件

姜氏兆錫曰孔疏曰橋井上桔槔也所奉席如橋之橫也陳註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今按疏說爲順

方氏苞曰卷席之法宜與縛幣略同卷其兩端而中稍穹橫奉之則左右如衡之平而中穹者如橋

齊氏召南曰疏解橋字直以橋梁解之不泥注井上桔槔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孔氏穎達曰坐在陽方則貴左坐在陰方則貴右

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尙右西向北向之席尙左

萬氏斯大曰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



主人坐東南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爲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奧爲尊祭時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爲上乎

姚氏際恆曰請衽何趾玉藻云寢恆東首此與之違李氏光坡曰鄉飲酒禮云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記謂主介凡升席自北方降由南方註云升由下降由上與此同惟賓席牖前南面以西方爲下疏云東上統于主人燕禮公席阼階西北面東上

統於君與此異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陳氏濬曰兩席竝中間空地共一丈

姜氏兆錫曰非飲食之客則講說之客也函猶容也  
疏曰古者飲食燕享位左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  
對者惟講席而已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席  
相對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凡侍坐于  
大司成遠近間三席是也一云兩席并中間空地共  
一丈者非 又曰此承上章槩言布席之禮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

席乃坐

徐氏師曾曰此與下節皆蒙講說之客而言賓主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跪正席敬客也撫者以手按止之也此客答主也徹重席謙不敢居也客踐席將坐主乃坐者終致其敬也此主答客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陳氏澔曰席坐既定主人先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節教弟子布賓主相見之席法其

下因詳賓主相見之儀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客之非  
飲食者是但爲相見之客耳蓋飲食之客其席宜密  
邇方足酬酢盡歡若賓客相見其席務須開廣容丈  
方足周旋揖讓于其間而不至于相褻也此卽下虛  
坐盡後食坐盡前之意鄭氏以記云若非飲食之客  
遂杜撰爲講問之客蓋執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  
成者遠近間三席之文而附會之也卽云講問之客  
亦與侍坐于大司成者絕不類國子于大司成尊卑  
分嚴故必須間三席若爲平常講問自宜稍近何必  
亦如大司成之遠乎下云侍坐于所尊敬無餘席如

其解則曲禮自為矛盾矣此席間之間如字文王世

子遠近間三席之間去聲二間字亦不同鄭于文王世子間字

亦為如字作容訓夫來講問者非弟子于師即卑幼

尤謬說詳本篇于尊長不當稱客今儼然主客相敵而雍容揖遜至

于主人跪而正席在教者不應過貶若是也鄭又曰

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于弟子其辭遁可見又

客既來問何為反待主人先問其非講問之客為尤

明後世踵鄭之誤解稱師席為函丈若是則師亦當

跪而正弟子之席矣可為發矇執禮解禮之誤如此

跪即兩膝着地之跪坐  
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

姜氏兆錫曰舉舉言也謂坐定時主問客乃答也

將卽席容毋忤兩手樞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劉氏彛曰將卽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  
愧忤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  
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爲失容  
故戒以毋動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皆穿是足  
不動故然耳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賓主就席之禮

方氏苞曰不嫻於禮卽席之頃必有忤容蓋心不安  
定故外若無所措宋李文靖公後生新進相見之頃

尙至愧怍失容是也下文執爾顏正恐其怍齊裳下  
緝也摳衣去裳之下齊尺便坐而整飭以爲儀也若  
齊去地尺則當日攝齊去地尺玉藻圈豚行不舉足  
齊如流席上亦然則登席不攝齊明矣或疑衣之長  
若與裳相差則裳之章恐爲所掩然甯戚之歌曰短  
布單衣適至骭韓退之辭曰佩玉長裾不利走趨則  
衣必覆裳而不達其下齊可知矣古者衣裳之外尙  
加鞞則不以相掩爲病明矣

李氏光坡曰容毋怍言將就席顏色宜莊或佯傲或  
急惶皆怍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姜氏兆錫曰坐亦跪也跪而遷移戒勿踰越敬之至也

方氏苞曰古者席地而坐故有此戒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盡津忍反  
僂藏鑿反

彭氏汝礪曰坐久或顏色怠慢故戒使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

姜氏兆錫曰虛坐謂講說之席食坐則飲食之席也  
盡後者致敬盡前者致潔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



名  
卷二  
讀書食則坐與席齊古者俎豆鋪于席前之地去席  
尺若坐或後則恐汚席矣執端慤貌僂參錯不齊之  
貌謂言未竟而雜以他事也

方氏苞曰凡坐暫爲矜莊久不能自持故以執戒之  
周官匭人注立而以物求市者曰僂僂者急於求市  
往往人不與言而強攙以言故以爲比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

孔氏頴達曰正謂矜莊也顏容通語爾

陳氏櫟曰聽長者言必恭敬雖不當苟同於人又不  
當苟異於古也此一節言弟子事師長講問之節

陳氏澹曰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

楊氏鼎熙曰勦說則蹈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

姜氏兆錫曰顏以面言容以體言必恭猶言正容也擊取他說以爲己有謂之剿說如剿物而奪據之附和人言而無確見謂之雷同如雷發而同應之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謂善耳

方氏苞曰雷聲或小或大或疾或徐或震或洊隨地  
皆然終古不易故曰雷同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陳氏澹曰問終則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  
亂尊者之言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侍師長之禮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陳氏澹曰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  
蘊起所以致敬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姜氏召錫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敬同也諾者應之遲  
唯者應之速 又曰此章言赴召父師之禮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  
句斷爲是

彭氏絲曰一說侍坐於所尊敬者常坐席之末不可  
便席有空餘

姜氏兆錫曰所尊敬通謂先生長者之屬餘猶空也  
席容四人坐近尊者使席端無餘則親切而應對審  
也同等不起蓋以壹其所尊敬亦大輅不式之意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

朱氏軾曰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叱不叱狗謂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

陸氏奎勳曰夜飲非禮之常故陳敬仲猶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鄭註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不若長樂劉氏之說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姜氏兆錫曰燭至則時變食至則禮行上客至則非同等矣故皆起也四者並承侍坐而言又曰此章通言事所尊敬之禮又曰古無蠟燭照以火炬跋

其本也將盡則藏其殘本恐客見之而以夜久退也  
又曰恐駭客聽也

方氏苞曰舊說炬將盡則藏其餘恐客見以夜久辭  
非也易炬不愈見夜久而速客之退乎此承上燭至  
起而言卽主人固留亦不見跋而必退也詩曰厭厭  
夜飲燕禮無算樂後有執燭爲燭之文故以不見跋  
爲之節

讓食不睡

睡湯  
臥反

楊氏鼎熙曰讓食辭讓以食之時

姜氏兆錫曰嫌鄙主饌也 又曰此章類言賓主之

禮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姚氏際恆曰撰治具之意鄭氏謂猶持也非

姜氏兆錫曰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其就安故請退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

陳氏櫟曰君子更前事而別問一端則不敢坐對如曾子侍坐子問至德要道曾子避席而對子命之復

坐是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謂因事有所變而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待間音閑屏必領反

楊氏鼎熙曰必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姚氏際恆曰間去聲隙也鄭氏以爲空間音閑非

姜氏兆錫曰復白也言欲少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左則屏於左右則屏於右呂氏謂不敢干其私也

又曰此章言侍君子者應對進退之禮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噉古弔反



陳氏櫟曰此言通戒敬身者當如是也毋傾側其耳以聽與不傾聽同

陳氏澹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姜氏兆錫曰噉高急也淫流動也聽必恭側聽則慢應必和噉應則戾視必正淫視則邪此歷言耳目口諸官也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朱氏申曰遊宴遊也倨傲也跛足不正也寢毋伏伏

則失仰節之節也

徐氏師曾曰行當恭敬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

尸皆敬也

案徐訓遊爲行良是揖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姜氏兆錫曰遊行倨慢也跛一足偏任也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猶覆也此遞言行止坐臥也

方氏苞曰嬉遊之時易至傲慢其立易跛其坐易箕若禮法之地則不必用此爲戒矣

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萬氏斯大曰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

乎

姜氏兆錫曰以髮益髮曰髡古者韜髮以纒不使垂如髡免註謂去也疏謂冠常在首不可去也袒露也褻揭也或袒其裼衣或袒而割牲或涉淺而揭裳之類皆有故爲之若勞而袒暑而褻皆褻也此又言冠服之屬也 又曰此章通言凡人容止服御之禮方氏苞曰以纒韜髮有定制無事以垂爲戒也婦人寡髮益以髡若男子則第斂其髮不得施髡嫌爲婦飾也莊子曰禿而施髡亦謂婦人若男子雖禿不得施以禿者不免知之也施髡則可免矣

鄔汝龍問斂髮毋髻疏曰髮也髮爲何物世駿曰  
髮垂者爲髮以纒韜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上時掌反

林氏光朝曰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之加斂也解屨  
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解屨則結襪而前

徐氏師曾曰此言初至解屨之法

姜氏兆錫曰不以屨升於堂以長者在堂故也惟長  
者在室則屨乃得升堂矣前章戶外有二屨是也解  
脫也謂屨有綦繫脫之也不敢當階蓋以妨後升者  
與

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

方氏苞曰長者就屨則跪而舉之以適長者屏於側待長者著屨也下節乃鄉長者而屨之儀

李若珠問就屨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抑一時事與世駿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事上節言取屨下節言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徐氏師曾曰此終退納屨之法面鄉長者而著之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

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王氏炎曰解屨取屨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就屨謂獨退也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朱仲晦曰長者送之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按鄭謂長者送之固未必然鄭分爲兩時事解則是不然既云跪而舉之不當又云跪而遷屨矣此疑兩處之文

朱氏軾曰就屨二字總冒下跪而舉之十二字一氣讀而舉謂納屨也解雖不當階中猶去中不遠屏于

側又遠于解之處然總在階下望見長者故必向上納屨不敢背長者也跪而遷卽上舉而屏意申言之以起下文言雖跪而遷之必俯而納之也

姜氏兆錫曰此條舊多疑義註曰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疏曰若侍者獨暫退而就屨則往階畔跪取屨屏退而不敢當階若侍者禮畢而退爲長者所送則就階側跪取屨稍徙近前而納足著之也所以俯納而不跪者跪則足向後而不便納蓋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而已愚按註疏如此是納屨有二禮也朱子則云註謂長者送之

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而不敢背耳味朱子之意是侍坐無長者送之之禮第降階就屨而不背之也長樂劉氏又云解屨必不當階取屨必屏而隱避納屨必向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屨之脫納有儀如此味長樂之意是屨之脫納類必如此亦不言有二禮也且據疏所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出於玉藻篇侍坐于君之禮疏蓋以事上事長其禮畧同而跪遷俯納者亦必左右以次坐納爾今考玉藻篇云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



納左坐與跪同是知屏側隱避之時未嘗不跪遷而左右坐納也其必跪遷而左右坐納者以身雖屏側而面必向尊也歷考諸說則本文向長者而屨合屬上文跪舉屏側爲一條而跪遷二句則申上文之詞並非侍坐納屨而有二禮也蓋此及玉藻篇互文起義禮畢退去而跪而取屨屏於其側者乃以明不賈尊者之義而必以身向長者而屨者又以示不背尊者之意卽玉藻所謂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也其所以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者舉屨時兩屨在手至屏側納屨必先置地然後漸次跪而遷移而左右俯身

坐納之亦卽玉藻所謂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也舊說不味其互文相足乃硬以暫退而就屨與禮畢長者送之而屨分爲二禮如其說一則徒有跪舉屏側而無遷屨納屨之文一則直以遷屨納屨而別指爲向長者而屨之禮義固難通况各經文及朱子陳氏之說不亦悖哉學者詳之 又曰此章言侍長者脫屨納屨之禮

任氏啟運曰鄭以屏于側爲暫時獨退鄉長者而屨爲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朱子謂長者不當送恐意鄭所謂送或身略起而目送之與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姜氏兆錫曰此章泛言凡坐立之禮

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櫛羊支反  
枷與架同

陳氏櫟曰施衣其上曰櫛加衣其上曰枷

朱氏申曰以拭物而上下通用者謂之中以治髮而  
疏密有節者謂之櫛

陳氏澔曰內則注云植者曰櫛橫者曰櫛枷與架同  
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  
遠私褻之嫌

姜氏兆錫曰雜亂也櫛枷以置衣巾以浣身拭體櫛

以理髮凡此皆當遠嫌也呂氏曰經雖無文然喪祭男女之位男在堂女在房男在堂下女在堂上男在東女在西坐亦當如之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漱悉侯反

朱氏申曰不通問禮問不敢褻也

陳氏滌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朱氏軾曰不通問不親相問答也或作問遺亦通

姜氏兆錫曰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不與通亦以遠嫌不使漱裳蓋以敬父

方氏苞曰舊說敬父之道亦所以遠別非也曰諸母則非以例父之羣妾也蓋體兄弟之心而達其敬爾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梱苦本反

陳氏櫟曰梱中門限所以限內外也外言不入梱男不言內也內言不出梱女不言外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劉氏彝曰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林氏光朝曰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於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  
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  
則異宮而處也

姜氏兆錫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之義非幼  
所佩香纓也大故謂大事

齊氏召南曰按二纓之說與賈疏同但此疏云今此  
許嫁謂十五時雖本儀禮鄭注而意未圓賈疏云按  
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据此  
許嫁文而言但言十五許嫁則以十五爲限卽十五  
以上皆可許嫁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若已嫁而歸寧還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顧氏炎武曰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也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于男子也猶左氏言女公子疏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云云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

弟至親兄弟之于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于姑乎況于女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在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也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己嫁而反矣

姚氏際恆曰若後人行文第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云云足矣必連姑與女子子言者以出嫁有此三等也此古人迂執處更不補兄弟之子與父耳



朱氏軾曰許嫁已嫁猶然未許未嫁可知矣許嫁不入其門嫁反兄弟不同席同食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女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皆男女之通稱故重言子以見其爲子也兄弟不與同坐食者嫌疑之意無所不致其謹也父子亦不同席者嫌疑雖非施于父子然禮有不得廢也况其他哉 又曰鄭氏曰兄弟弗與同席同器雖未嫁亦然也呂氏曰父子不同席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亦不同席况女子已嫁而反乎愚按本節首言姑姊妹女子子句故下以兄弟父子分疏之如此姑姪亦父子之

屬也而陳註父子不同席句徒以尊卑異等釋之則於上下文義未屬而考諸內則復與父母之子雖老不坐之禮相背也且其註兄弟一條以爲遠同等之嫌則似異等者無嫌矣又不自相矛盾乎凡陳註如此類者皆似是實非學者詳之又曰此章類言男女別嫌明微之禮

方氏苞曰遠同等之嫌第曰女子已嫁而反可矣列言姑姊妹女子子者見踰等及尊卑懸絕者不必嫌也

李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

言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姜兆錫  
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世駿答曰專言女子  
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  
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  
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  
兄弟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姜欲通父子不同席  
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吳  
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王氏炎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

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杜氏預曰禮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陳氏澣曰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姚氏際恆曰按取妻日月告君此疑春秋時制亦屬有位者言非庶民也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正襲此不得引以爲證齊戒以告鬼神左傳鄭公子忽取于陳陳鍼子譏其先配而後祖以未告鬼神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取娶通

熊氏安生曰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此說雖是尙欠明了其以下吉卽其異姓卜凶則爲同姓與

朱氏申曰取同姓是無別也

姚氏際恆曰按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婦人如不知姓則書氏蓋姓與氏別常有氏之傳遠寢微而昧其姓者若今人不分姓氏統名爲姓則豈有不知姓之人哉說詳喪服小記下

朱氏軾曰吉則必非同姓也

姜氏兆錫曰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妾輕於妻矣

然亦卜之者欲審其吉凶以辨同姓與否也 又曰  
此章指言婚娶之禮

方氏苞曰卜之以決其爲同姓與否非決其吉凶古  
者有姓有氏氏者庶姓之別於下者也魯之姬姓也  
季孟臧展氏也齊之美姓也崔慶樂高氏也周道繫  
之以姓而不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若第知其氏則  
數世以後有通姓而通婚者矣惟門祚顯赫姓與氏  
始並著單微轉徙則氏存而姓失者多矣故妻之姓  
氏並著者爲多而妾或但知其氏其出微也喪服小  
記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女子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

姓則書氏爲氏存而姓失者多故禮文備此或曰知其氏則知其姓矣不知古以王父之字爲氏最易相混如晉有欒氏齊亦有欒氏齊有國氏鄭亦有國氏魯卿同時二叔氏若式微轉徙安知其氏之所從出乎

鄔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世駿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衛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式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

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  
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  
能槩知其姓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見賢  
遍反

陳氏澹曰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  
友者謹之

彭氏絲曰不與往來豈徒避嫌亦以礪孤子之德慧  
術知禮豈徒然哉

姚氏舜牧曰謂有介紹相見之禮蓋古人相交必登  
堂拜母不輕交寡婦之子亦以遠嫌也



姚氏際恆曰此謂寡婦之子非有先見于我我則弗與爲友蓋我若先往見恐致嫌也鄭氏曰有謂其奇才卓然眾人所知若是寡婦之子其得齒於人者鮮矣幼旣無父天又不授以奇才異能使其不得齒於人數而無與爲友豈不可哀哉

姜氏兆錫曰此亦前章別嫌明微之禮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吳氏澄曰此言爲彼取妻而致饋遺其辭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蓋有不得已者故不用樂且不賀郊

特牲云昏者不賀人之序也是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蓋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是特佐其供具而已非賀也記者殆因俗而名以賀與 又曰此章言婚娶問遺之禮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怵惕愴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開喪滅禮

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  
非人情乎世駿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  
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  
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而財非貧者  
所能辦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力非老者所能  
勉 又曰此章言行禮之變

續禮記集說卷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杜氏預曰隱痛疾患避不祥也

陳氏澹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

徐氏師曾曰申繻對僉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爲信

案杜注若文發類命爲象案杜注若

注若唐叔虞 德命爲義 案杜注若文發類命爲象案杜注若

仲尼首取於物爲假案杜注若伯魚取於父爲類案

象尼即取於物爲假案杜注若伯魚取於父爲類案

注若魯莊公又曰以官則廢職案杜注若晉僖侯改

與父同日又曰以官則廢職案杜注若晉僖侯改

司徒爲中軍宋武公

改司空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

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

姚氏際恆曰左傳魯申繻所言較此無不以日月多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姜氏兆錫曰命名有五如左傳名生爲信德命爲義類是也國若晉侯周衛侯晉日月若殷甲乙丙丁隱疾若黑臀黑肱山川若獻武具敖五者非以示教且常語避諱難也左傳云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也

李夔班問名子諸條是國君之禮抑凡名子者皆然世駿答曰凡爲子者

男女異長

孔氏穎達曰文家稱叔

案管叔以下皆稱叔惟未爲聘季云

質家稱仲

嫡長稱伯

案若衛共伯

庶長稱孟

案若魯孟孫

黃氏震曰異長亦示別也

陳氏澹曰各爲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朱氏軾曰異長亦是別男女意

陳詮問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世駿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

男長女中女少女

男子二十冠而字

冠去聲

朱氏申曰二十曰弱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黃氏震曰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陳氏澹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姚氏際恆曰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則十

五以後二十以前皆筭之時故不言年數可與內則  
互相備

曲禮諸文每段皆取文義相生委委屬屬若斷若連  
極爲有致如此節本言男女之字因男子之字遂及  
君父前名之義以之廁于中間何其絕去板腐比偶  
之迹善讀書者兼以此意處處檢校最得古文之妙  
因嘆後儒將禮記割裂分類豈非夏蟲之見耶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稱名之禮

凡進食之禮左設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  
處外醯醬處內蔥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胸



右末

穀戶交反。馘側吏反。食音嗣。膾古外反。炙張夜反。醢呼奚反。漆以至反。漿子羊反。胸其居反。

朱氏申曰：膾炙異饌，故處外醢醬，食主故處內，蔥漆微物，故處末。酒漿盛禮，故處右。

彭氏絳曰：膾牛羊魚肉，聶而切之爲膾也。炙燔肉也。處外處馘馘之外也。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醢醋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滌口，用酒以演氣也。

朱氏軾曰：據鄭注，食左羹右醢，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蔥漆又在醢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其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穀馘，三行爲膾炙脯修，則食竟。

設之在酒漿之左胸訓中屈蓋脯修俱薄片而長故  
屈其上截

美氏兆錫曰此節自處內以上與公食大夫之禮同  
肉帶骨曰殺純肉切曰馘聶切曰膾炙炙曰炙骨左  
肉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饌之異故  
居殺馘之外醢醬食之主故居殺馘之內葱淶亦菹  
類是爲加豆故處席末也或酒或漿又處羹右若兼  
設則又左處酒右處漿也疏曰脯訓甫甫作卽成也  
修訓治治之乃成也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修  
伸曰脰中屈曰胸邊際曰末呂氏曰食脯修者先末

故右之也自此至削瓜節通爲一章備言飲食之禮而此首言設饌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孔云在酒之左愚疑當在食之左而亦左胸右末也孔云胸之末在右以右手擘之便也未知是否鄭氏曰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食禮則當放公食大夫禮云

李若珠問葱淙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羹而分左右也世駿答曰葱是生葱淙是蒸葱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

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  
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  
左右與曲禮不同

鄔汝龍問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脯修置外抑置  
內又胸爲中屈此何物世駿曰屈中曰胸屈其脯  
胸胸然也左胸胸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  
取祭擘之便也脯修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食音  
屬

陳氏澔曰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  
致辭於主人

卷四  
五  
姜氏兆錫曰此降等謂爵降於主人也公食大夫禮  
臣於君降食于堂下大夫士相食則否惟大夫士於  
卿士於大夫則若降而不遽降故起而致辭若飲食  
於堂下然主亦致辭乃就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

朱子曰古人祭酒于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  
徹去

徐氏師曾曰此卑客就食之儀若敵則不必然夫禮  
要於中而已矣

姜氏兆錫曰延導也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

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必主導之乃祭也食飯也胡氏黍稷稻之屬祭所先進者而已若殺之序則以次偏祭也殺鄭謂通敵膾炙而言也呂氏謂專指殺而言如舉幹舉骼舉肩之屬也 又曰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乃撤去王氏曰客卑一聽于主食至則必興辭祭則不敢先舉馘殺則不敢先嘗先飽若客敵則不然

二三飯主人延客食馘然後辨殺

飯扶晚反辨音復下同

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爲禮食故先食殺此大夫士與客燕食故先食馘

姜氏兆錫曰疏曰三飯三食也禮食三殮而告飽須  
勸導乃更食儀禮公食大夫篇三飯以涪醬鄭註每  
飯歆涪以涪搗醬食正饌卽此也必三飯後乃導食  
馘者以馘爲加也食馘後乃徧食殺矣

齊氏召南曰按特牲少牢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  
告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  
成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  
飯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  
下緝而前終始之次也此文似應云初食脊次食幹  
次食骼後食肩

李若珠問三飯食馘何謂三飯何謂辯殺馘食食  
何饌世駿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  
至十三飯而止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鷓麋  
鶩羊俎膚俎豕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  
八簋八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馘牛馘  
豕馘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性少牢禮初  
食殺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殺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姚氏際恆曰儀禮曲禮古人各自爲書未嘗相通鄭  
氏執禮解禮牽強附會反使本文諸義皆誤最爲害



事如葱涿處末則曰殊加也蓋因公食禮正饌惟有  
菹醢無葱涿故云殊加不知既謂此爲士大夫與賓  
客燕食之禮何爲反殊加于公食大夫禮乎一也于  
酒漿處右則曰此言若酒若漿耳兩言之則左酒右  
漿蓋因公食禮設酒于豆東又設漿飲于稻西鄭氏  
註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今以但云  
酒漿處右不合左酒右漿之說乃以爲若酒若漿之  
一記文明言二鄭言一何耶且据彼處右者漿也若  
酒亦處右不仍不合其左酒右漿之說乎二也于主  
人未辯客不虛口則曰虛口謂醕也据醕是食竟飲

酒蕩口之名今以虛口爲醕也蓋因公食禮賓三飯  
宰夫執解漿飲賓坐祭遂飲是彼三飯竟飲漿而漱  
故謂此三飯竟飲酒而醕以見其事相當而彼爲漱  
此爲醕又以見私客異于公食之禮也不知虛口者  
是爲主人食殺未徧客不敢先虛其口以示食竟所  
以俟主人也今以虛口爲飲酒蕩口迂妄無稽三也  
朱氏軾曰祭食十二字一氣讀請進一殺祭一殺隨  
所進而挨次逐一祭之務徧也必言殺者魚腊涇醬  
非食之盛者則不祭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謂食竟而蕩口使潔及安食也用

醬曰漱以潔清爲義用酒曰醕醕訓演以演養爲義  
又曰此以上降等主賓燕食之禮也按後文卒食  
一條當在此節之下說見下文

方氏苞曰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必微有所食而不  
虛口嫌於憎棄主人之品味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徐氏師曾曰侍長者而爲客非自爲客也故雖少無  
執食與辭之禮但視主人之私而答之耳

姜氏兆錫曰饋進饌也鄭氏曰侍長者食耳雖不得

執食興辭拜示敬而已橫渠張子曰饋及已則拜否則不拜不敢當體也與御同于長者雖貳不辭同義此言侍食與長者之禮按文義此與後文卒食一條次於上文客不虛口之下則彼此各以類從矣

李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世駿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若珠又問如諭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世駿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

所以答主人之敬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姚氏際恆曰澤沾漬也古之飯者以手著盛器中故與人飯手須潔淨不可用汗汚沾漬其手也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乎澤存焉爾澤字與此同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食非一品飯則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

方氏苞曰與人飯則先自盥濯不可使有汗澤非當食而摩手也古人於事尊親賓長之禮無微不至而坐則以席飯則以手非智不若後人也其體驗於天

理者蓋詳而所以便其口體則有不暇悉也 按飯  
黍毋以箸似餘食皆用箸毋搏飯及此條又似專用  
手未詳何故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

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歎謂長  
歎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取飯作搏是爭多也朱子曰放謂  
放而無節流謂流而不止

方氏苞曰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歎者餘瀝沾濺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防嫁  
反齧五

反結

盧氏植曰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陳氏澁曰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毋齧嫌其聲之聞也

姚氏舜牧曰毋反魚肉謂器中尙有餘不必以箸反掀而盡食之

姜氏兆錫曰口舌作聲曰咤惡其聲也骨齒相攪曰齧惡其狀也反於器恐厯己之口爲穢也投諸畜恐賤主之物爲嫌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故備戒之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箸直慮反

陳氏澹曰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姜氏兆錫曰揚者以手散熱氣也毋揚嫌欲食之急毋箸貴用匕之便也

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歃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歃醢主人辭以寢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

姚氏際恆曰古人取飯以手著器中故有搏飯之說放飯孟子趙注曰大飯是也少儀毋放飯下曰小飯而亟之則放飯爲大飯可知大飯謂含舖多小飯謂含舖少也鄭氏曰放飯棄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孔



氏曰手取飯若黏著手不得弗放本器中當棄于筐  
無筐棄于會會筮蓋也鄭注旣迂孔疏尤鑿棄于筐  
與會已固不食之矣然則終棄之乎抑使僕隸賤人  
食乎旣在筐與會是不終棄而與僕隸賤人食明矣  
彼亦人子其能堪耶絮羹絮字如燥絮之絮謂以箸  
旋轉之也 此共十五母字一不字不字指齒決乾  
肉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可見母字重不字  
輕古人用字不苟如此

萬氏斯大曰客絮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與歠  
醢之故言爲客而絮羹歠醢主人卽以此辭客將何

以爲情乎故不可也

姜氏兆錫曰用口取食曰嚙就器和羹曰絜取物治齒曰刺舍羹嘗醢曰獸蓋羹菜用挾不宜以口取食故勿嚙口容貴止不宜以物治齒故毋刺客或絜羹則主辭以烹飪無法客或獸醢則主人辭以貧窶乏味此又釋無絜無獸之意也 又曰濡肉殺截之類乾肉脯修之類決斷也嚼併食也不齒決當治以手毋嚼炙當食之細 又曰此以上備言食不以禮戒之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

卒子恤反齊將  
兮反相息亮反

陳氏櫟曰飯與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皆親徹謙也  
張子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

姚氏際恆曰齊醬齊也按齊與壘同壘菹之屬菜肉  
通稱內則曰獻熟食者操醬齊此不言醬但言齊略  
也鄭氏以爲醬屬混此一節若在客不虛口之下  
爲順但記者于中間雜入侍食禮及零星食禮訖然  
後以卒食之禮終之下另言侍飲之禮此與前男子  
二十冠而字一節相似記中此類甚多徐氏集註載  
張氏說謂此爲錯簡當在口不虛客之下按禮記傳

于漢世未經壁藏火焚安得有錯簡凡集注中所載張說錯簡者皆妄也今集註之書重刻盛行恐人惑其說故辨之後倣此

姜氏兆錫曰自從也齊醬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降等之客敵者不然也 又曰此條當在前文客不虛口之下說已見上

方氏苞曰禮無不報飯齊主人所親設雖敵者亦宜自徹惟降等乃自前跪以致其恭主人興辭辭其設非辭自徹也主人辭而客坐時相者已受所徹而降也若敵者則自徹而不跪主人無所用其辭故禮無

其文不得據爲不自徹之徵至公食大夫乃君臣之禮故賓自取梁與醬以降而不敢以授人徹時亦不跪乃事之體宜然注疏重複倫類舉彼以證此多所發明然必各就其事分別觀之然後輕重之差見焉侍食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少時照反醕子妙反

徐氏師曾曰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

姚氏際恆曰禮言不同此節註疏執禮解禮之謬有二拜受於尊所鄭氏執燕禮曰燕飲之禮嚮尊然遺

拜受之義孔氏爲之說曰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尊示君有此惠也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于尊所當是燕禮燕禮不云拜受于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宜是文不具耳孔欲牽合此文反疑彼文爲不具一也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鄭氏執燕禮曰君卒爵而後飲孔氏曰此與燕禮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孔蓋以是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故也于是謂此爲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爲私燕之禮其偶合者合之其不合者則加

以武斷二也郝仲輿曰按玉藻及士相見禮皆云君賜爵卒爵而俟君卒爵是以先飲爲禮也故禮不必強同敏於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解者謂公私不同飲豈私燕遂無導飲之禮乎此說調停二禮之異亦可通附載之

姜氏兆錫曰尊所謂置尊之所如鄉飲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大射禮尊於東楹之西之類也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必以次徧鄉飲酒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犧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獻亦如之而鄉飲之屬不拜受於尊所豈禮與

侍飲異與 又曰飲盡爵曰酬反席而飲者從其命也未酬不敢飲者謹乎節也 又曰此言侍飲于長者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此記與燕禮合與相見玉藻違而燕及鄉飲酒禮不聞拜受於尊所疑文不具非也禮以義起各緣其事經所舉乃國政官司之守記所傳乃鄉黨燕私之儀其事本異不可比而同燕者君飲其臣之典禮也士相見玉藻所稱則偶值君之稍事而賜之飲非獻酢正禮故越席以拜卒爵而俟其義比於司正舉觶者之導飲宰夫之先嘗若燕則宰夫爲



獻主自宜待君之卒爵而後飲猶侍食於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也此記乃私家偶然之飲長者酌於尊所自宜就其所拜受若燕及鄧飲酒禮則賓之受爵有席位主人酌致有常儀安得羣就所樊然淆亂而漫無統紀乎記特舉卑者之拜受于尊所則敵者無此儀侍飲於父兄師長異於君臣不宜有宰夫先嘗有司導飲之義則俟長者之酬而後飲宜也若祭祀旅酬子弟舉解於父兄則有先父兄而飲者亦取導飲之意禮之各以義起而卽乎人心類如此 祭禮惟見尊彝與酌數而五齊三酒之寒溫無文竊疑尸賓主人

正爵必四五舉雖春秋仲月不能凍飲况嚴冬乎饋  
尸之俎猶熱而後進楚辭挫糟涼飲惟盛夏爲然竊  
意齊酒必經火齊而後以注於尊罍器大有蓋罍及  
可久而不寒  
三貳再貳則仍以溫者益之其法已見于天子諸侯  
祭享之禮故卿大夫以下文畧耳循數推理祭祀饗  
燕正禮有酌數者必就尊彝酌獻其餘卿大夫士相  
飲雖陳尊而未必皆於尊酌之故韓奕之詩曰清酒  
百壺必酌於尊則安用百壺此記曰酒進則起拜受  
於尊所則并非士大夫相飲之正禮也若止禮不宜  
有少者先列坐之事必偶然會聚少長皆坐及時而

陳尊故曰酒進其當受爵者至是始起敵者則立而待獻卑者乃趨尊所以拜受耳雖祭祀之嚴主人所獻不過祝侑長賓長兄弟眾賓之長則尋常燕飲主人酌獻不過所爲設飲及爲客者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至眾賓則獻敵者宜使人代酌如冠禮使贊者降酌而後賓受之降等之客別有行爵者如無算爵其拜受於尊所必長者加禮而欲親酌故就拜而辭焉若眾人皆然亦不勝其擾矣或曰齊酒理固宜溫而周官食醫職飲齊視冬時何也彼謂六飲食後用以漱演無妨於寒非獻酬之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徐氏師曾曰此因上節而并記之蓋蒙酒食而言推之凡賜亦當如是

姚氏際恆曰上言侍食侍飲下言賜果賜餘則此賜當亦指飲食也苟不明此義啟少賤貪得之心也

朱氏軾曰長者兼齒爵言

姜氏兆錫曰長者賜通爲凡受賜之類辭而後受賓主則然非少賤事尊貴之道也 又曰此通言侍飲食于長者之禮按文義後文御同于長者二句亦當通此爲一條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徐氏師曾曰不敢棄於地也

姜氏兆錫曰敬君賜故不敢棄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漑爲陶梓器若萑竹器則不漑殊杜撰凡器無不可漑滌豈萑竹之器便不可漑滌乎且卽陶梓器不漑遂呼以爲漑尤不可通按漑卽既字史五帝紀漑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注古既字作水旁說文既小食也既與飶氣通中庸既稟稱事又氣與既通論語內雖多不使勝食氣寫卽瀉事此謂

惟氣之小食在正饌之外者不瀉於他器其餘皆瀉于他器而後食也釋禮者于漑字有邊旁不知卽古旣字于寫字無邊旁不知卽今瀉字其不諳字義如此

姜氏兆錫曰御食謂君食而臣勸侑也君賜以食餘若陶器若木器易洗滌者則卽食之或難于洗滌如編織萑竹之器則傳寫他器而食之恐口澤之漬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餽子  
閏反

陳氏櫟曰雖父於子夫於妻亦不以餽餘祭之非特不以薦先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賜餘而言蓋受君之賜當熟以祭惟是餽餘則不祭戒喪也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忠孝兩盡之道也

芮氏城曰陳澹曰餽餘助祭所得及君所賜食雖尊不以祭卑爲己褻也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餽凡餽皆祭食其不祭者惟父食子之餘夫食妻之餘熊安謂父之家政旣傳妻爲宗婦而燕族婦也疑陳得之

顧氏炎武曰下二句當別爲一節蓋以尊臨卑死者之靈必有所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說者乃蒙上餽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非也 又曰此謂平

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此謂助祭執事或爲尸而所得餽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此說本朱仲晦是蓋承上餽餘不祭言且合孔子君賜食先嘗不祭惟腥則熟以薦也郝仲輿曰子生則餽父之餘子死則父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妻生則餽夫之餘妻死則夫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此說亦可存孔氏曰餽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凡食餘悉祭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按此謂豆間之祭



者古人每食必祭不分卑者之食况父得子餘夫得

妻餘此事不當有太迂曲

熊氏謂年老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

得餽其子餘夫得餽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其迂曲如此且於文義

亦不甚協陳可大又一說曰此祭是每食必祭之祭

食人之餘及子進饌于父妻進饌于夫皆不祭而食

按妻主中饋凡夫之食皆妻爲之及其年高爲子所

養若是則人一生每食終無祭之日矣尤難通

朱氏軾曰註疏謂祭爲祭先雖食餘亦不可不祭有

不祭者惟父食子餘夫食妻餘耳朱子不從註疏解

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腥則非餽餘矣雖孰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薦先祖卽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朱子解最當

姜氏兆錫曰上文君賜餘是食之餽餘也若助祭于君或爲尸而得餽以歸又祭之餽餘也凡此皆餽餘之物不可以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子夫之尊亦不以祭以其喪也 又曰此章言受君賜之禮而未節承君賜餽之意而類及之也

方氏苞曰按饋食禮餽餘皆祭此云不祭者疑朝夕恆食子婦佐饋父母舅姑既祭則子婦不更祭也宗

廟之祭尸亦餽鬼神之餘尸祭故其下餽者皆祭朝  
夕恆食而餽是以人之餘事鬼神先炊雖卑亦不敢  
以褻也父不祭子二句此自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  
不祭謂不親饋獻也父祭子則使其子主之無子則  
使其兄弟或兄弟之子主之夫祭妻略同蓋饋獻必  
拜非尊者所宜親也舊說妻子所進不祭而食未安  
舍賓祭而外人之恆饌無非妻之所進者 祭法王  
下祭殤五蓋使人舉其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謂無子又無兄弟之子者不得以  
夫主然必無拜而饋獻之義若有子則夫雖與事而

不主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朱氏申曰御同於長者與長者同御食於君雖貳不辭貳重膳盛禮也禮意施於長者而不在己故不必辭偶坐偶然而坐禮意亦不在己也

姚氏際恆曰偶坐不辭另爲一義不連御同於長者姜氏兆錫曰御同于長者謂以侍御而得同之也貳益也有盛饌旨且多也一謂御猶飲諸友之御貳猶不貳敵羹之貳也偶猶匹也謂有賓而因匹于坐也二者不辭以殺席皆非爲己設也 又曰此亦侍飲

食于長者之意說見前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姜氏北錫曰挾箸也。鉶羹有菜大羹則無菜直歡之而已。此泛言凡用羹之禮亦前文飯黍毋以箸之類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憲之庶人斲之。爲去聲副普偏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憲音希斲恨

反沒

湯氏三才曰此亦槩論食瓜之禮。食瓜之制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天子分尊而制獨隆。

故五者兼有之諸侯有四而又降其一謂麇葛也大  
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然猶削也士只有二不刊皮  
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斲之而同半破  
卽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劉氏彝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  
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饗之割烹外饗之刑臠辟雞  
宛脾熬母珍播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况瓜爲時新  
必薦寢廟也大夫已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  
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

姚氏際恆曰嘗疑削瓜細事當日禮記及此不知何

故四折半剖奚與尊卑橫斷中裂罃皆犯禮故孔氏爲之說曰非爲平常之日當時大會公庭之時也此說雖于庶人有礙庶人不當有公庭會食之事然不得不作如是解耳黃郝二氏極駁疏義之非謂禮不可欺于暗室公庭有禮平日豈遂無禮求之太深正不必耳

姜氏兆錫曰疏曰削刊剖拆也蓋刊其皮拆爲四解而橫斷之乃以細葛巾覆而進也半破曰華諸侯禮降故但破而橫斷覆以麤葛巾而已果裸也其禮更不用巾覆楚謂脫花處也但去蓋則又降矣翫齒也

禮不下庶人直自斲之耳此蓋公庭禮會之等非謂平時也 又曰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方氏曰巾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爲貴也 又曰此歷言爲天子以下削瓜之禮

續禮記集說卷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延校

汪自強校

高培森校